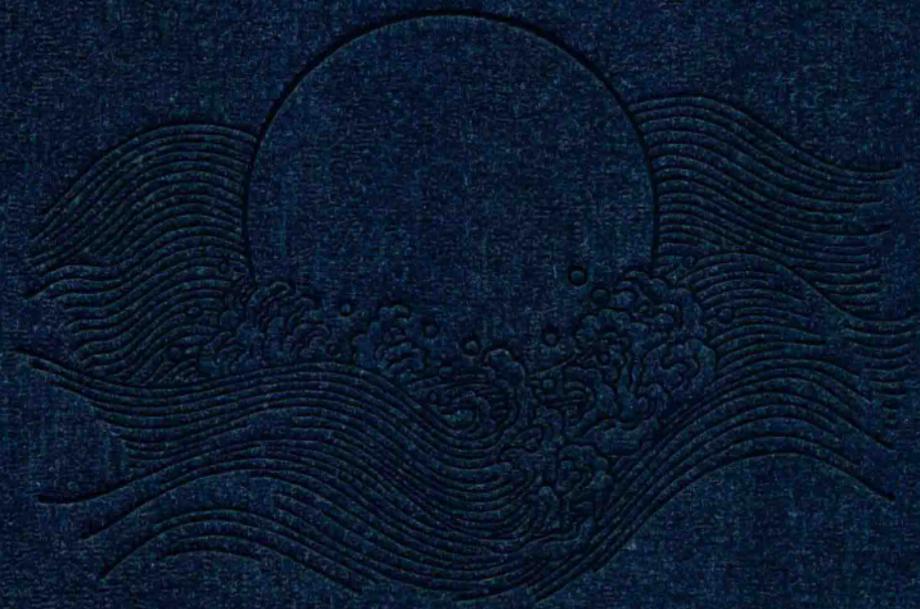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一輯

第七十五冊

黃山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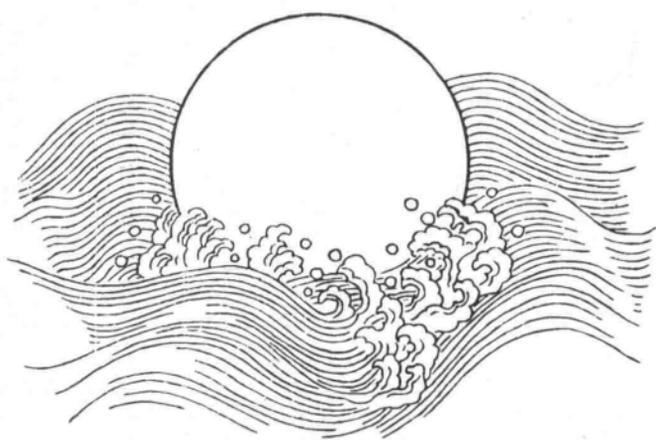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一輯

第七十五冊

黃山書社



(明) 祝允明 撰

枝山文集四卷野記四卷

清同治十三年至光緒
元年仁和祝氏刻本

枝山文集

同治甲戌開雕
元和祝氏藏板

序

往年吳中重修唐六如居士桃花仙館而以祝京兆文詩
 詔兩公附祀余爲題四絕句其一云重將祠墓訪圖經三
 百年來夢墨亭仙館桃花還似舊草堂何處問懷星益深
 惜京兆之流風餘韻不可復見也越三載而京兆之族裔
 籽庵大令以枝山文集殘本四卷見示乃明嘉靖中謝君
 雍所手錄以贈文衡山先生者謝君字元和集中有贈謝
 元和序盛稱其能子能友而期以德業大成者即其人也
 寫此時年已八十一歲筆墨黯淡編次不苟洵舊帙之幸
 存者籽庵因錄副本付之胡嗣而問序於余余惟京兆與
 六如居士齊名六如以畫傳京兆以書傳然六如詩文率
 易頽唐不稱其畫而京兆之文則戛戛獨造猶有古作者
 序

憲意詩詞亦清麗可誦在明代詩文中不依傍門戶而自
 成一家視六如居士殆有過之 四庫全書收懷星堂集
 三十卷今此本止四卷非其全者故止云殘本然記傳雖
 說詩詞無所不備讀此亦可見懷星堂集之大概矣謝君
 以通家子弟垂暮之年手錄其文籽庵以三百年後裔孫
 重刻以行世是皆可風也海內好古之士不能盡見懷星
 堂全集而獲覩是編則京兆之流風餘韻庶幾其不沫矣
 光緒建元之歲秋九月德清俞樾

枝山先生詩文集老朽手錄以贈內翰衡山先生少中徵
 意嘉靖甲辰四月十日謝雍時年八十一歲

枝山文集

明史

祝允明字希哲長洲人參政顛之係宏治五年舉於鄉久之不第授廣東興甯知縣捕賊盜魁三十餘邑以無警稍遷應天通判謝病歸嘉靖五年卒允明生而枝指故自號枝山又號枝指生五歲作徑尺字九歲能詩稍長博覽羣集文章有奇氣當筵疾書思若湧泉尤工書法名動海內好酒色六博善新聲求文及書者踵至多賄妓掩得之惡禮法士亦不問生產有所入輒召客豪飲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留一錢晚益困每出追呼索逋者相隨於後允明益自喜所著有詩文集六十卷他雜著百餘卷子續正德中進士仕至廣西左布政使

先生文集四卷係老友謝雍手鈔向無刊本包予丹廣

枝山文集

文舊藏物也茲蒙慨然見贈用付手民俾公同好工竣之日敬錄明史本傳冠於簡端以見 先生梗概云
同治甲戌季冬之月族裔祝壽眉謹識

枝山先生文集殘本二帙乃文氏故物余得之朱之赤家閱至卷末知為先朝老儒謝雍手書集中有贈謝元和序以為通家之法幸而存者即其人也觀其汲汲傳錄父友之文毫而不懈信乎無愧斯語後不者摩娑此編其亦當恥為偷薄也夫辛巳春日何焯書

枝山文集

目錄

卷一

記傳

卷二

行狀 序 贊 頌 雜記

卷三

古今詩

卷四

古今詩 詞

枝山文集

目錄

枝山文集卷一

長洲祝允明

枝山著

新陽李文權 族裔祝青眉

直清編 耕庵

五后小紀

東方朔

右一后字萌姓東方氏晉陽人帝命為仁王氏甫之狀曲直不一類其支甚繁散處天下才不才各異然威能分布文章氣勢蔚密卒多有成實人因得以為溫飽又善與其類相支柱配合以蓋覆包藏人并給人用要亡媿於其官及其不德也則率人體骸而或致死

南融

右一后南氏融字居朱明之鄉帝官之為禮師其性翕翕善凌人形大赤而輕揚託物引類以自達然克受制能其物之生而照其寒通明整齊人也至失制則大狂逸童山林官車殘人之生并其軀

西門收

收白藏產也氏為西門帝命司代之義然收性不肯始受命即隱匿象貌往往伏頑山怪石間不肯與四后偕濟生民民欲得之者盡勞力收乃始出復自分其族為五形色各異中黃與白者尤惡四后非二惡族弗可致即其二族亦然人得二惡族則生弗得則死然二惡族善移人性惟聖哲能守自餘人得者貪虐詐傲悞忍繆吝凶滿逆亂無所不至以抵于死弗得者痾天姦偷忿悖鬪殺亦抵于死是其死恒過生其極也雖已形貌亦隨人偽造以欺帝之民與其所官司正反蓋天下之多亂惡而寡治善者往往

以收故其帝之不才子與

北宮元冥

右號元冥者帝之嗣胤子生元英之府氏曰北宮五后未建而先生后及生形質與四后異渾浩混洞溟茫空漠其薄濟生品非一二事功之在天地至宏矣帝常命爲靈知丈人亦崇盛矣而或反德則亦能没人物返於無

中黃泰元后

右中黃泰元后者帝之妃也位與帝儷顧信不二帝始不臣之后以陰陽之義與臣偕推其餘力以濟丞庶示爲臣之道帝從其志與四后並號而民不敢褻故稱泰元后云中黃蓋其氏其居不偏包載四后之處功德博厚無得而稱焉或有小異殞物非常也

敝山文集

卷一

二

秀光曰五后帝命以生人人不得五后不生久矣而起者數不滿焉予觀其說咸有殺人之道蓋悲夫五后者以生人而人失其制以自殺也五后其何過焉至論畫白氏益歸於惡要激反故云

畫魚記

畫雜魚縉一幅衡六尺縮三尺有半爲水滿縉中作大鱗僅三尺昂首振鬣尾撥刺掉而未申遠觀巍然蓋以主羣鱗也餘魚散處四旁鱗三金鱗各二鱗鱗鱗各一鱗五鱗九餘悉蠅而別其狀體圓而銳喙如鯽之數體如鮭差巨而有赤文數亦如之首體特豐困蠢而色穢雜者一體極細鱗鱗未具而微紅者十有五直者順者橫者倒者躍而疾者伏定者大者尺上下小至寸分凡爲鱗之類四十有

九而情貌泳游不犯二三曾不覺其多焉爲盼眼錯蚌各

一介類止是而不知其爲少焉芟菱萃蕙淹汨溶漾甚有真意其隅識曰直仁智殿安成劉節寫知節爲院人但未知出何朝意似在宣英時然不審的也外大父陳公持示某俾爲記竊觀夫鱗蟲之屬其大有越千里者自餘尋丈尺只湏洞泱泱之間怪幻出沒其爲雄奇之觀過茲圖者遠矣而未之有聞焉曾不若毫墨之所假乃得文章以傳茲非繆歟其爲真假奚擇焉特以幸不幸之故是足以知人之所遇然矣然就其假者而觀之前代名圖神繪又豈無之往往雲散花落不復完存而茲得大人君子保秘常不便歸腐滅又足以知幸不幸之不出於良庸也已某受命久無以復暇日諦觀而有感之遂託爲記焉

枝山文集

卷一

三

舟中臥行記

比涉相川夜未到泊五深小港內寢至四鼓而寤不復能合目又爲蚊擾起坐見月彩潔甚回水文蓬背泯漾不停輿勃然發推蓬細玩月又見浦樹珍珍綠而蓊因開酒自勺五卮獨蛙聲略煩惱又睡一覺則舟方行逼荻扁映青生練幃見天青雲淡靚麗可愛舟行搖搖夾岸樹頭竹尾低昂望際奴子整几卓俱具一人火倉理食小奚童整齊書冊舟工立船頭改密蓬作高棚景狀甚新脫余意舒憚不自已思它時景狀亦自有可舒憚時特意趣所契便覺勝幾倍亟披衣書記之所恨文語局促不能究所畜又恨不能畫蚤晚期一學之爲後來寫勝計耳五月十八日卯分記

畸厓記

畸厓秋人也夢而遇乎初冥冥弔之曰自予之離宇也而予日與子同者異也子獨何所闕邪畸厓曰殊哉君之問也君初何如也君以爲人之異子者然也邪萬物象象吾且將誰同萬物屯屯吾且將誰分其子異邪人異邪吾自受子之離也而支疏益遙吾受代際張亦多矣異哉君付我以混然而值我以勞然也譬之東馬之首而策之西乎厥亦左哉亦甚也君之虐我雖然不足以戕我李老生曰知我希而我貴我其貴者與何不繁知亦艱哉子之執矣悲夫君尙奚問哉初冥日子之言其情與激與畸厓日子亦情矣初冥日子曰吾畏子之情而嘗諷子子言則然矣子其毋東乎畸厓曰然哉蓋畸厓於是愈際張而靡遷焉予

枝山文集

卷一

四

辭予之士之詞於是焉記之

如何生記

如何生始甚惡人稱別號以爲一名而實不登則過矣號之孰既忽自稱如何生有問之生日吾居世能如己情不能以如人情左一人違焉則曰知如之何右一事違焉則曰知如之何吾於彼知如之何彼於吾知如之何如何如何卒無如之何也如何生之旨如斯而已矣

譙樓鼓聲記

居卧龍街之黃土曲北鼓出郡譙聲自西南來騰騰沈沈如莫知其所在嗚呼嗚霜叫月浮空摩達敲寒擊熱察公傲私苦哀者若怨者若煩寃者若木然寡情者徒能煎人肺腸白人毛髮催名而逐利平寒人惋孤娥戚戚焉天涯

之薄官嶺海之放臣巖竇之枯禪沙塞之窮戍江湖之游女以至悍孽背燈之泣畸幽玩劍之憤壯俠撫肉之歎迨於悲鴉苦犬愁螢困蚓且鳴號不能已嗚呼鼓聲之悽感極矣歲庚戌五月十八日丙夜聞之以爲記

魂遊曲林記

由城東南轉而東而北茂草高樹夾而馳喜境靈最喜者無逆懷人噫奇哉人孰信茲奇之在城間哉蓋靈心在前境從之心邪城邪境邪三一矣數仞之牆豈能限吾靈意哉

京遊五記 并序

歲在戊戌秋遊南京路中觸景忽有文思輒成記語通五節皆車須驢背及航楫間一時之就入旅卽

枝山文集

卷一

五

忙忙傳之筆札固不及修潤也歸將整之以寫出心路嚴切遂不復加易焉

蠅蝨

夫蠅蝨之足纖於秋毛搏之不可得管之不可見並舉而摩之疾則疾緩則緩舉則舉止則止百數不差者以其本之齊也人之成物不整其本而務大其施以求成焉其末愈重其動愈括極勞而弗效者弗審夫蠅蝨也八月十二日呂城舟中觀蝨作

曲阿

蒼蒼樹葉疊疊土石忽而合忽而開當晡時西陽暎之冉冉拂人如欲詠喜戚者肩輿過其下往往八懷抱掠手面侵脛趾意之所涉便似骨肉如吾在鄉山中或間有經闕

數次者便似友契此境亦過六七木石輩豈亦熟識予乎
得予之中懷乎不知吾戀而不棄如此豈曾通詞於吾默
默地邪凡物於人未嘗無感通處也此在句容縣治後九
月二日

牛鳴

以脰鳴可嗜者多也余所以嗜於牛鳴者或作子所以於
殆亦不能自曉邪往在壑上谷間亦恒得之今行途接響
不斷不覺其生愛也渾而不啜舍而不徹圍而不破鏗乎
堂乎其類黃鍾邪鶴之清越俱之哀怨百蟲之悲悅豈特
牛邪自會心而領之耳彼如驢號猶蒙晉賞牛何有於不
宜嗚呼特不知鳳凰之音何如十三日丹陽郭裏

澗聲

枝山文集

卷一

六

出句容西門五鼓未絕月白過晝照山坡晶然蒼皓漸漸
升高原出一林忽然澗聲來左畔視之長白若引研綉濺
動銀帶飛繞斯須跨小石版版下正三流合而分處響益
振烈若萬馬蹶馳空冰而加瑩若摧碎玉山墮落海瀨而
稍實厚且接韻一永無少斷續信哉天聲之靈奇不可得
以世物譬也四際惟山與石與草樹不復見世上煙火巢
穴出駐聆少時萬想俱忘恍惚在仙地更若悚懼者因思
夫履茲境也能易人爲仙所以罷者前之來以穢界後之
往亦穢界不能退脫聚屬不能進獲梯磴耳使無四望累
更何辨而不是神真乎使即此而業日不出淹定知十日
頃亦必勝在屋子下百年乎十四日

捕蚊

余善捕蚊與擇蝨擇蝨限於目十失一二至於捕蚊百二
耳謂伺嗜不失期時地安而顯毋縱心於獲耳可以爲禽
盜之法四日毘陵道中

伯時父史圖記

伯時父圖史事八端其一沛公坐文榻隆冠長裾一手卷
按榻刷一手疏其髻意韻凝遠垂兩足以洗右一文捧持
足左執而濯並鴟蹲姿質窈窕一僮佩劍立榻後去稍遠
鄭生高視挺立舉兩手傲對沛公眉目鼻舌皆豁朗須彰
飄然長者情度其二文帝傍瑟緩立垂襟引髭若歌微
而思者慎夫人卻立帝後婉嫵密倚瑟首張廷尉乘簡拜
奏座側巖巖有大臣氣其三爲孝元據牀熊突而前馮煖
颺其軀正面交手臨熊屹立傅氏回身上旁歛唇感頰四

枝山文集

卷一

七

體展布意懇懇將趨辟者上一手按膝攝裳一手舉向雙
好定疑好意亦略似動志者而風神固自安確也其四唐
明皇帝散步中立拂髻握帶危巾麗裳風態逸甚猶在天
府一從官遙捧大鑑對值又三輩者鑑後執杖者二叉手
者一皆僂僕嚴嚴上後一人抱龍文坐墊一人操錢乃瘞
於韓丞相時也其五博陸侯夜將奪璽郎時子孟握劍而
來從以六士並□□□其一二士把巨燎以先夾掖之
一髻持旌前後各一人拔劍向外前者特號猛挺臆怒背
刃直衝人反一掌背後將承霍氏之劍儼如肆劫奪之詞
而索雙鐔以舞進者郎對立凝顧左右橫劍左指撫之強
毅特甚而更諡定於大將軍之徒也後一人密擁之其六
騎者寬巾大袍半俯其首醉思蒙漠兩足推鐙而前右腕

猶揚鞭左肩垂一奚在馬邊肩荷之隨行人三其髮髻未御負器殿之其一冠裳想是兒姪輩一童子被髮擊一爵以進爵有藉馬爲乘者髀壓其略俛鬣急頸不能以速馳馬前兒四齊開掌奔繞而闕之兩脚開者一立一踏者一曳向後一將失下跪軟不勝者髮四垂者覆額者髡者數螺鬘者長衫者半長衫者髡者引轉者凡與從四從者悉大笑而形模略不雷同焉此山公也其七二才坐而對談戴幘曳馬面日疎秀美髭髯兩手又握按一膝者桓公也禍博垂臂一手入懷臆間灑然沈雅者王景略也老溫後髻叅短簿與口偕立以待口長面趣額貌頗豐臚別一執事人免冠加鞞捧劍植立口後蒼雙鬚徒跣握如意一枝背負蒲藉口眼寒苦可刳而自口之桀拔其謬乎

枝山文集

卷一

八

亦無若王君之充衍也其八元宗遣張韜光視太真妃於私第而妃獻髮事也肢體婉轉鬢雲高蟠猶蔚然如生垂一細縷殆長逾其身左手持右手剪精元入神玩之疑便欲斷然小女子跪托一盤承之面貌結束亦復飛動力士執梃遙立別一寺擊匳合之屬意狀幽惻而莊敬凡事八則係李氏澄心紙白描人長不過今五寸每紙不過三尺通爲丈夫三十有六人女婦七人嬰稚四人君臣夫婦僚佐賓友侍從之異品喜怒哀壯談笑奉事之異情憂勤忠節才畧放逸委附之異務人能識之而伯時父又自疏節史文手抄每冊之後覽者瞭然矣所以永重於天地間者伯時父之絕藝其一而又託以鑒古之爲世勸懲也獲覩於王隱君元瑀宅因竊以爲事不煩於文圖不賴於贊而

所以解其嗜想於一矚之後者則非筆牘不能故不嫌於陋劣而輒撮志之如此非謂足以附繩於宇宙之靈跡也宏治四年夏六月五日記

古羹記

古羹高六寸有九分脣徑尺有四寸四分弱厚分有半其外微捲脣以下作壘腹上二寸有半下之而不及九分分之七中爲東文兩上五分下不及一分有奇兩束相距如下束之度兩耳作象鼻而其未作亞下垂形起上腹以抵腹盡耳出於鼻二寸有四分上腹微窪下乃微爲規足足高僅三分徑七寸二分有六釐內外通爲深綠色朱斑浮翠隱起雜碎扣之聲類陶瓦而殺以實下腹少損一處有補齊羹大槩如此太原王涑寶於家使某記某愧陋淺弗能識決其世相與審之蓋殷物云若夫羹之所以爲人寶與所以可寶與王子之所以當寶而永世弗遷者王子日對羹當諦觀而自得之

枝山文集

卷一

九

葛氏遺墨記

右葛氏遺墨一卷謝先生應芳而下十有三人爲詩各一章以贈江陰葛侗其叙亡蓋侗來吳諸君餞送之什也其稱侗類言養親避亂假天官之學以全其志余聞諸其五世孫宏云侗字天民世居江陰之青陽至正丁酉辟兵長洲八皇朝遂占縣籍讀書通周易洪武二十四年辟人材授大理府同知尋辭歸教授于鄉卒于永樂間當時故物意者尤多久而漸亡此卷宏兒時於他房見之既而爲一浮圖師取去近宛轉復歸於我思其重有失願記而藏焉

又曰茲卷之外則有世譜甚速亦存諸他房今其副猶巨册一子索檢焉乃知葛之爲族大矣譜凡二十一世始諸炳蓋唐德順時人本居江都孫備揚行密之胤遷江陰今別有吳興廬陵諸派與長洲皆江陰別枝而長洲之先多顯者其最如清孝公書思文康公勝仲齊國公立方文定公郊事多載國史傳記宏則文定十世孫炳二十一世孫也宏之胄亦華矣嗚呼寶玉大弓之失得既重本系譜牒之守顧不尤重宏事也甚善余故附著歸委要其力於宏宏必務守之則尤善矣嗚呼要其力又不在守之而止也

游福昌寺入佛殿後記

六月二十日與洪子詣福昌釋院避暑洪子還出貝飲膳

枝山文集

卷一

十

僧人不來以俗貌侵擾意已虛濶又能開佛殿導入乃趨入後門已褻服不敢拜禮坐權側瞻相皆圓滿猶欲垂首者又不敢玩因回首看庭落牽豆蔓作頂障日風微微來時院內外極寂謐不聞一聲音不獨體解亦解心暑四體尙有縈被物乃漸以去巾次去手翼次去小拭巾次去履意漸隨去物以泰因悟夫佛之理以漸去爲得去其大是也又思吾之教如翰世輔物者底於至有以爲力致口至其終而吾故無有則今日之空無煩至於其終而同也使入蕩蕩焉無累矣洪矣佛之理歟一二刻際乃力爾歟是不可讚歎大宏重也又回瞻相卽如真軀限一木泉如剝凡聖焉願承皈依我大慈王不可思議既而飲食來思靈者超存而潤消不足記殿中相者正坐三世尊後三大士

旁先二十天次十八應真尊者次下達摩師地藏菩薩宋本刹妙應慧感陸夫人及護伽藍神二

再游福昌寺談因記

二十二日又與洪子侯二君王郎入前地王郎具麥飯飯後悉卧地漸次縱談人間事間及一二出人間事未能究細瞻佛相益熟若有會許者

游雍熙寺雜記

二游後幽想不息二十四日侯君偕洪來期往元妙觀斯須呂學究不速以至遂偕行會道士脩法事不可留卽返更往漢壽亭侯廟亦有碑又往雍熙遂登大殿沈說宏宥其前庭左右夾室重樓可蔽日面北構桂檜爲屏數丈蒼翫生冷氣是日極熱此如不知者子家故爲寺門徒諸比丘並坐道二十年來事與人懷耿耿齋食後釋客請作詩書扇甚多書後更少食到前殿各房院往往轉清勝某師誦子十五六歲時所贈詩如在夢內漸次追暮乃歸

枝山文集

卷一

十一

宋徽宗皇帝畫貓記

畫貓一幅用箋紙今尺高二尺有六寸闊半之爲貓三質純黃面特白立前足正視一雜斑質爲瑤瑁文攀足回尾繞其腹一白者正面熟寐三軀相支依毛彩錯互細察乃辨神狀生發若將鳴下有錦藉上方題曰宣和殿製次行賜貫貫字下卽曰御書之印蓋賜童璫者爲蘇州雍熙寺僧某所藏紙質多黯黦某云蘇初藏迨今三百年師遞傳護護太密故多經梅蒸以然豈貫括花石時行李所遺邪其爲具師乞題記嗚呼其具微矣而余爲感大焉裕陵

與當相得極深密賜受之頃張麥赫赫運去物萃君臣意
契漠然而物蹟斯存焉以真娛玩更以此爲真娛玩爲情
篤矣而貫終以饜啗赤子酬禍於君親之反也如是當其
時厠廷列食太倉多不捕之更互相乳屬之驚恩與義府
柔善等類不足以禁圍鼠輩帝之不察焉而牝牡驪黃之
計亦失其類矣哉故曰帝王之學也緩藝帝不知以藝而
尾其首矣然而今世學士藝工何臻是之寡浮屠氏法以
空爲宰其守執之力乃更嚴於俗此又俗切之可嘆於空
門者邪感則既繁因復託諸謠詠焉其詞曰
宣和殿裏多蹊蹠一遺三牲願驅除錦綺質光煌煌風
曹闕藩乃相孔風流君王趙八郎奎文燦灼浮貂瑞玉府
一斑墜九土返璧不隨花石綱茂苑如藍慎扇護夜夜愁
枝山文集 卷一 三
防六丁取葉公之龍未躍去老僧高眠哭羣風

感記

說日者曰余年三十四更造運則達矣以是多望新焉王
子先一年而成名癸丑則入新矣揆漆雕氏旨不北試其
春夏有嫺屬者爲深誚悔憤懣憤予凡二病其體膚焉
秋冬罹行人得牛之訟使所知豪傑喪氣斯亦學道繆自
過處之效也今年之半又以舊累米鹽之事相刻迫而今
日圓瓢憲裘猶昔也蓋三涉甲子而苦極日重平生有尺
寸靈抱其撓曰殆盡矣嘻可悲夫立秋之夕醉後極煩熱
中夜起坐對燭久之宛轉念及明日營務不可一二計一
日之方如是而方來也無涯抑類多憂感而寡安樂無期
功強近分治更集侵毀兀兀捐膝潛然芒芒自弔遠近莫

同我心長道之念憂危思遠之力得之久矣思其退也因
遠敦爲直談談成欲號發而無人焉面壁以語其影

趙學士寫玉局仙小像記

右趙承旨子昂所作蘇長公小像一紙爲高帽粉服疏帶
素履手握曲竹杖意度閒遠旁題秦隸五字曰玉局仙小
像蓋公嘗提成都玉局觀故有未似西歸玉局翁之句故
趙爾也紙間有承旨字及松雪齋天水郡圖書等三印今
爲錢孔周所藏孔周好古如飲食凡有得必相示品賞及
得是尤自愛寶裝製可就亟欲有所標誌夫古蹟之益吾
曹者三茲又益焉一得師其藝二多見聞裨補學識三蕩
滌氛土以清寧吾神氣若茲圖之加益者承旨之才技與
長公之聲操也公自立峻朗千載烈烈承旨手段足以流
敷之是胡敢以無類妄加然貌像寓歸仰進風格偉師古
之力堅以無止則是其有功於孔周之勤拳焉爲不負作
者矣

靈惠孝子周神侯感應之記

通於神明孝之至陰陽不測神之謂蓋人稱本乎天性其
力靡加則正氣歸於元化其靈不息理惟貞一事非眩幻
此靈惠侯昭應之功所以質幽明而罔間合今古而有靈
者也原夫事親之典允矣立人之極冠領百善貫通三才
故有水火不動死植可移辰告終空期授業號真不張天
地之宏綱作人倫之大勸惟靈惠孝子者周氏蘇之常熟
人也在宋以孝成神事具公地牒書發跡故存鄉邑而餘
靈孚於閩郡郡城之祠乃成化中重建今吏部侍郎吳公

有記存焉宏治壬子神降于衛百戶韓君之家禱者歸焉
香火日熾今歲甲寅十有二月有市民女病將禱于神鄰
民沈海漫出沮辭既而民竟積誠以往因強海行八堂久
之神先降筆宜潔壇宇撤蕙穢具素羞斥冥悖家悉遵行
而冥悖指海海猶未寤頃之逕運鸞叫撲海仆地書曰爾
禳土頑氓胡侮靈孝海作拒辭神書異沮之語而擊之海
始懼俯伏丐生請瘞土肖神奉諸家不許請以木不許請
以木主不許惟神之命神數四竟答以弗信而不可許於
時韓氏及諸在庭悉為拜請不已神乃書曰若心知矣海
曰海愚民無知今誠信畏然所以奉神百物既具海貧拙
將不知所圖惟請手作立軸而奉請神即書曰然又曰汝
為乞祝允明文以來海請題旨大書曰孝當竭力又曰汝

掖山文集

卷一

函

話之宜為古文辭海拜受命又曰宜廣輶大書置吾堂示
諸禱神又曰若妻黃病心于家因畀之符令吞焉海歸果
然於是鄉鄰羣黎同然合誠謂神之明烈如是來致於允
明惟茲兩儀具有元氣氣所在者上流風霆之教下布川
岳之法明建孝忠之節幽著祥殃之權其鍾之物殊其發
之力一今是矣於是靈惠之氣鍾發於孝始降諸天中形
諸人究承諸神昭章精英端固確直孰得而侮諸而細人
昧夫不達元理是故明神布此大信所以陰翼世典慨爾
天道佑顯神行表揭禍福疏條善淫惇示懲戒使人知孝
可以久神悖則歸於速鬼其與夫旌閭給復象服刑弼者
推表裏而均流協幽明而並運者矣允明蒙鄙小子荷神
之休謹踊崇仰見懷思感敢不速將高明敷詔凡濁於是

謹露詞墨揭諸靈場凡我邦人其永事亡數

陳徵之藏宋元名畫記

册聚宋元名畫自徽廟而下凡事皆咫尺方圓小幅題詠
悉舊迹余友陽羨陳子徵之以豐賈積歲而成焉眠山川
坐木石通語百載之上研足酸目衡著心腑不可除謂允
明叙列之嗚呼天地山川陰陽鬼神人倫隱顯動植生化
龍象魘魅之凝渙軒舉挺露無名之與師罔象之與尸太
鴻之與期孰得而知惟人焉而參之法象奇耦利用出入
英靈之發掠彼樞軸注我心手而圖繪與焉無聲之造運
著而圖繪作後世不傳其死也者而造運亂吳儀之出川
唐文生秀人之元蹟逸乎悠然而二代君臣典刑之存有
如茲册所萃其圖繪之錚錚矣夫其存之難其萃之難人
喻居然無煩辭矣惟諸老甲乙胥聚其精神流行兩間微
之顯競爽錯彩更互師友虹發鬼護信為重於有家之文
獻而吾陳子遂遊其間始見茂面繼見茂心終以棄去肖
貌而結融萬有與造運者偕則茲册之重吾陳子也庸詎
供兩童子夫

皇朝名畫陳氏家藏記

荆溪陳君徵之好學博雅生有愛畫癖購彙衆時既多錄
理之作大册率先朝故迹為二皇朝益富別為之二使記
其畧余不敏稍以曲見述而贊之按册自蔚陵以下精素
不等皆小幅不越尺許通凡若干其首宣宗皇帝捕魚圖
二其餘若毘陵王舍人帶錢塘戴口口文進莆田李畫史

掖山文集

卷一

五